



美國社會內幕

法國波茨尼著
東林編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美國社會內幕

法國波茨尼作

東林編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美國社會內幕

版權
所有

作者 波茨尼

編譯者 東林

發行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乍浦路七十五號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五〇〇〇冊

編譯者序

在美帝國主義者還在朝鮮及日本台灣各地作着最後掙扎的今天，我們認為把一個法國進步份子這本書介紹到中國來，是一件不為無益的事。因為這本書說明了美國反動政府所造成的美國社會現象是那麼樣的亂七八糟，美國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剝削得是那麼地厲害，同時也就說明了美國今天不可能與和平民主陣營為敵。為甚麼？因為美國的資產階級今天已經沒有羣衆。從美國的社會若干實際情況看得出來，美國今天雖然還沒有武裝革命，那是武裝警察施行的恐怖政策的原故。然而恐怖政策能支持很久麼？不可能的！

這本書的原作者名字叫作波茨尼（Vladimir Pozner）是法國最進步的作家之一；他出版的「蘇聯觀感」，「國家的人」，「資產階級的廚房」及其他兩本長篇小說，在法國出版界中極有聲望。本書出版以後，尤為風行一時。

本書法文原名取得很巧妙：那就是他把合衆國這個名詞，(Les Etats-Unis)加上一個拉丁字首的「不」(des)字進去，而成爲「不合衆國」(Les Etats-Désunis)作者的題目已暗示了我們美國雖對外耀武揚威，而內部其實是「不合衆」的，是衆叛親離的。——不過這終於是法文的一種文字上的巧妙，在譯成中文仍不易傳達牠的妙用，所以我們改用了今天的名字。

原書很長，(約近二十萬字)中間有不少的地方說的是與法國現況對比的若干事實，還有一部份內容或者是有的過了時代，有的太偏僻，(例如說黑人的宗教問題的一節)因此我們決計一面譯一面編：間或有一二處是中國讀者有不大熟悉的典故，我們便找着參考材料，加以補充；這便是我們編與譯的旨趣。但爲了維持原書的風格起見，除了刪去關於法國部份的章節外，我們仍以翻譯爲主，編譯是在不得已時採用。如「華爾街的乞丐」，「幽靈作家公司」等節，我們幾乎是全部翻譯。

原作者本人曾於一九三六及一九四一年兩次旅居美國，時間在十年左右。尤以一九四一年的一次，他是躲避希特勒統治法國的暴政而去的。這一去他住了六年，

他曾旅行過美國若干州和若干城市，他的美國朋友是非常之多。他曾經住在美國礦工的家裏，電影明星的家裏，新聞記者的家裏，甚至於黑人的家裏。他也參觀過黑人區、礦區、種種美國受壓迫階級的情況，他都是耳聞目睹而記其事。因此我們讀了他的作品，好像親自到了美國一樣；你看他寫的美國礦工的悲慘生活，黑人受歧視受虐待的情形，是多麼逼真，多麼動人。我們讀了以後，一面對美國被壓迫階級，會起無限的同情，一面對美國資產階級形成的美帝國主義是更加痛恨。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他們對於本國的同胞尚且這樣壓迫剝削，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的殘酷兇猛是毫不足奇的事。倘若一個人讀了這本書還說美帝國主義者會對其他的國家不懷惡意的話，那是不可能的。

作者曾向美國進步的友人聲明，他雖對於美國資產階級所造下的罪過在儘情的披露，但並不影響他對美國善良的人民的友愛，如美國的共產黨員，進步人士，被壓迫的工農羣衆，尤其是受雙重壓迫的黑人，他是永遠懷念着他們的。因為這般人以國際主義的精神，階級的友愛，對作者逃離美國時，曾給與無限的幫助。

目次

編譯者序	一
一 幽靈作家公司	一
二 華爾街的乞丐	一〇
三 所謂黑人驗森白人的故事	二四
四 流氓社會	四〇
五 殯儀館與火葬場的生意經	五二
六 下流的美國跳舞場	六四
七 好萊塢的垃圾	七〇
八 人間地獄的美國礦工生活	七九
九 美國的種種社會相	九八
十 紐約的黑人住宅區	一一三

一 幽靈作家公司

這是美國人的所謂民主，

這是美國人的所謂自由，

這是美國人的所謂文明與藝術！

讓我們事先介紹一下這一個幽靈作家公司的內幕罷！

在紐約出版的一張報紙上，我發現了這樣一條廣告：

幽靈作家公司啓事

本公司聘有若干富有經驗之作家，專為各界人士服務，凡文章、報告、宣言、演說、書信及其他一切重要文件，本公司概可代為擬稿。此外如文藝，編輯，研究等項工作，亦可委託本公司辦理……

又，本公司只負擬稿責任，署名發表，完全由委託人自負：

地址：紐約第四十九街東部十七號

我們知道，在美國「黑人」有時是被人稱爲幽靈作家的；但報上所說的幽靈作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想立刻去看一看。

我到了四十九街東部十七號，房子和紐約其他的大廈完全一樣；即是說門口掛滿了公司商號的銅牌：甚麼克拉克公司呀，塞里文公司呀，經我找過了很久之後，才發現這一個幽靈公司。辦公處在第十層樓上。

在那進口的門上，在那已失去光彩的玻璃上面，寫着正副經理的名字：伍德和貝葉爾。

貝葉爾是一個有着大鼻子的矮小的人，頭髮灰色，我有這樣好的興致來敲他的門，使他非常滿意；但他的表情，却也作得並不過份：他是一個了解自己身份的人。

「設立這樣一個公司，是你的主意麼？」

貝葉爾很謙虛地笑了一下說：

「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那時正是羅斯福總統競選的前夕。這是一個黑暗的

時期，一切都沒有辦法。但我想起，我在戰前曾作過新聞記者，停戰後我是一個代筆人。你了解我想說的話罷？我想，過去的商業家們就不喜歡向報紙發表宣言文件，倘若他們想說話的時候，也不願意公開發表。因此我想：商業是不景氣，不景氣得利害，在繁榮時期，商業家們並非不愛發表意見，可是現在他們不肯發表意見了，倘若長此以往，我這位代筆人還有什麼辦法。但是後來我也看見一些傳單，說「……工廠的廠長，向我們宣稱……」，實在說，這樣的文件，大多出自幽靈作家之手；因此我就在報上登出了一個廣告；這正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商業大倒閉以前的事。自然，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業，但它却還能發展，還有它的市場：紐約，七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這是一個尚待開採的礦山呢……」

「你們的工作的具體情況如何？」

「我們工作的範圍極其廣泛的。我們在同一天之內，有那想到工會發表演說的咖啡館的工人來找我們，也有想在紐約最大俱樂部發表談話的有錢人來找我們。我們於是供給他們的演說稿件，開幕致詞……」

「那麼，這些稿件的內容是甚麼呢？」

「很明白：爲商人作的，也就是談商業問題；爲職業性的刊物寫的，也就是談醫藥的研究……多少多少專家來給我們定貨呢！這些人有手藝，有專門技能；但是你要叫他們到圖書館去作研究工作，那就等於罵他。因此我們就替他們服務了。」

「你們銷得最多的是那一類的材料？」

「我們寫了很多工商業團體出版的刊物上用的文章。你知道有許多雜誌是商場經理辦來給顧客們看的；他們往往沒有把握把這些雜誌辦好，就來找我們了。我們爲若干團體作了一大堆工作：演說，報告和開幕詞。還有人要去同獨身主義者們聚餐，請我們代作敬酒的祝詞。還有信託公司請我們代作報告，自然不是全部報告而是報告的序言和結論。想作報告的人只要把數字供給我們，我們就可以替他作成一篇完美的報告。還有婦女團體的書面報告每每作得太長，令人聽了疲倦；但她們一請我們作，這毛病就沒有了。有時我們還代人寫大學畢業論文。自然，這類的工作我們是不想作的，但別人如果一定要委託我們作，也只好作了。我們是沒有理由拒

絕任何人的。」

「那麼，參加你們的工作的人員一定很多了？」

「在我們的名單上，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個；每個人都有一張卡片，記上他們的能力。當我們接了一筆定貨的時候，我們就按卡片來找這些「幽靈」作家，看那一位最適宜於這工作。這一百二十位幽靈作家，全是專門人材：農業有，化學也有，陶盜學也有……我們實在需要專家……」貝葉爾堅決地說。

「你們這些作家是怎麼徵求到的呢？」

「多半都是透過我們的廣告而來的。每一星期都有三人或四人來擔任工作。這些作家大半是才開始寫作的青年。當然其中不少有才幹的。但管他呢，只要他們能寫出東西來就好了。」

「你給他們的報酬多少？」

「當然是論件計算。當我們同顧客講定一筆生意後，我們當然要計算好分若干給我們的幽靈。不過給他們多少永遠沒有一定的百分比。有時多一點，有時少一

點。我們也深知寫作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們在分賬方面，對幽靈們總作得儘量的公正。」

「假定有人來請你們來作一篇關於「中國第十世紀時代的藝術」你們怎麼辦？」

「我找我的卡片。……」

「如果在你的卡片中找不着這類的專家呢？」

「那麼，我就設法在一百廿位幽靈以外去找新的幽靈。你想舉更多的例子嗎？你以為紐約會找不出這類的人材麼？如果真遇到這類的事，我們也有辦法。幽靈中有一個對於在圖書館找參考材料的事是非常熟悉的；他就可以去找一些參考材料而作成這一筆生意。我還要告訴你的屬於研究工作部門多半是女幽靈，她們佔全部幽靈的百分之三十。不過顧客中屬女性的到只佔百分之一。」

「顧客多麼？」

「每星期大約有二十起。」

「他們預付貨款麼？」

「這看情形而定。如果是一個商業家，他們自己有參考材料，那就在交稿時才付款。如果別種情形，我們就要他們預交三分之一。如果是寫歡迎詞，或者送葬詞，我們的定價是很低的。」

「普通定價多少？」

「較重要的東西是四十元至五十元一篇。對於商人來說，這不算貴，但對於其他人，自然啦……我們還有起碼五元一件的交易。比方說，有人請我們寫一封信，那就是五元。」

是的我想起廣告上是提到寫信的事的。這樣誠實這樣謹慎的公司經理那裏去找！

「寫那一類信呢？」我問。

「多半是求職業的信。為知道這種信還是很微妙的，也不容易寫好呢！」

「你們作出去的東西，有人感到不滿意而退回來麼？」

「常常有這樣的事的。那麼，我們就把原稿取回來再看。總之，願主如不滿意時我們是不能收人家的錢的。願主有要求獲得滿意的權利！」

「有人頌揚你們麼？」

他苦笑了一下說：

「從來不會的。一切來找我們的人都感到拘束，彷彿自己作了一件可恥的犯罪行爲一樣。有時，他們連預定這些稿件去作何種場合使用的事都不告訴我們。他們往往第一次到公司來的時候，竟不知道如何啓口說出自己的要求，我們自然給他們若干便利。因此，作品一旦拿去以後，他們就等於消失了。」

沉默了一會，他又說：

「只有等到他下一次再有要求才能找我們了。」

「有人要求你們代作藝術性的東西麼？」

「有呀！這類的顧客還常常對我們說，作品一旦成功，一旦發表了，可以同我們共同分享稿費。這自然被我們拒絕了，我們不是拿稿費的，有一天，一個很有錢

的男子來向我們說，他想寫一本小說。我們於是介紹他去找一位極有名的作家。最後，這位先生就強調要把他將來可能收入的稿費，分一定的部分給我們。這真是一件無理取鬧的事。」

貝葉爾作了一個很有深思的微笑說：

「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會寫作，這是不對的。（他的聲音中有點苦澀意味，而且很受委屈的樣子）才能還是有問題的……」

他沒有說下去了。停了一會，他又說：

「我們交出去的稿件，可以保證沒有文法、修詞和標點上的錯誤。至於作品的效果，我們就不敢負責了。」

二 華爾街的乞丐

一面是造成了少數人的百萬富翁，一面是大多數人的失業、貧困甚至於流為乞丐的生活，這便是美國資產階級所誇飾的文明、自由了。最具體的例子，那就是紐約的華爾街和華爾街上的乞丐。

這條街是他的名字一樣並不很長的；牠是從墳場開始到水邊為止，也可以說牠是從水邊開始直到墳場為止！真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呢！

墳場是很老的，已經沒有空位子給死人了。在三神教堂的週圍，死人互相擁擠的程度，像恐慌時期交易所的經紀人一樣。在墳場四面，巍巍然的是參天大廈。

在左邊約有十來個大廈；右邊的大廈的數目也差不多。街頭第一家房子是賣花的玻璃櫥，這對於多情的銀行家說來，倒是一個極大的誘惑。

我走進街道的第一個轉角處。在我的右邊就是交易所的灰色的大樓。有特別厚